

集部

吳文正集卷四十五

元　吳澄　撰

記

慶原别墅記

新淦龔翊舜咨貽書云去家三十里許介新淦樂安之間有名山隆中形勢迴復山麓有湫四時不涸心樂其地營别墅焉將逸吾老于斯他日幸得全其天年而歸

于斯也榜其屋曰慶原敢斷一言以療吾癖予素聞舜
咨喜佳山水今慶原之扁寧不謂人傑因于地靈而期演
子孫無窮之慶乎閱書竟與龔之客鄒志宏可道言曰
前儒或詆葬書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之説盡未之思也
程子知道者以為地之美則其神靈安而子孫盛若培
擁其根而枝葉茂此言與葬書之説何異夫以慶之原
于地為非者非也以慶之原于地為然者亦非也得地
于今延慶于後是慶不自天而可以人力致也然則慶

果有原乎抑無原乎吾夫子言之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者慶之原也何也地之吉可遇不可求也其遇不遇由善之積不積爾嘗見富貴之家禮葬師擇吉兆自謂子孫可保數百年富貴然不旋踵而遂陵替祖父之用意福其子孫者乃所以禍其子孫也此無他善之不積天其肯以吉地福之乎凡興盛之家其始曷嘗有意于求地哉而天自畀之非人之私意所能求而得者也鄒可道曰舜洛弱冠失父卓然自樹能亢其宗萬變紛

紘而生業愈拓茍有一善輒稱父訓家之寶器必識父之名號于底母宋氏早喪結廬墓側晨省如孺子慕劉令君將孫文其碑辭極悲愴初叔父與其父同甘苦立門户父既終尊奉叔父如父叔父亡又恭順其兄兄亡又扶植其孤慨世降俗薄族人不收疏遠之屬就高祖葬處構追遠亭歲時率族羅拜譜一族之昭穆劉提學岳申為叙其意派出樂安龔坊程承旨鉅夫書淦龔坊三字表其閭不忘所本也長子衛大幼子衢任石城縣

教官生三孫命第三孫為長子後其于倫紀之篤有如此者招致名師接待四方賓友來者既衆居不足以容則改闢增創園池亭館諸賢皆有詩文花木游觀之美非專以奉己也暇日領客焚香啜茗觀畫共賞清勝花晨月夕觴詠相驩其于交契之厚有如此者嘗授天全招討使經歷不赴一造京師謁中朝諸公不干進而去識者高之比其南還多有贈言其器識之不怵于外慕有如此者讀書通古今為詩句律穩妥集名桃原漁唱竿牘

往來辭翰俱優而猶以記未博語未文自慊其志趣之不厭于內脩有如此者予謂可道所揚舜咨之善予所欲聞也令復舉善之一言指為慶之原者盖善也者仁義禮智之根于心也舜咨嘗以心一倅其字心之一則其固有之善具存而處已應物一一純乎天理之公畧無纖毫利已之私若其倫紀之篤交契之厚器識志趣之不羣固皆善中之一端也夫如是則心合乎天而天之福龔氏者如水之汩汩滔滔而來也斯其為慶之原

也歟地之吉不待求而自遇其慶也非原于地之吉原于心之善也可道曰大哉言矣其可惬舜咨之所蕲也夫請書以遺于是繫之以詩詩曰猗歟舜咨挺拔之資有光其先超越等夷廣交好賢劬書工詩表表已偉譙譙益畢靡靡俗學夸博尚辭予諗舜咨學不在兹本心至善天命之性孳孳為善古有大聖雞鳴而起未與物應為善伊何曰惟主敬曷其謂敬心一不二吾聞舜咨以此自勵一者無適一者無欲惟心之一萬善具足

涵養擴充達泉決川淨盡已私上合于天惟心之一惟心之善具原深遠其流迤衍其流迤衍施及孫子孰為慶原心一是已

十章章四句

相泉記

吾鄉吏部侍郎李公家在巴山之陰山下有源泉自南而北可十里許達于宅西乃自西而東遶宅之南合于大溪而復北流侍郎之從子陽春令濤工于詩扁吟屋曰

蒙泉以其泉自山下出也陽春之孫允思追念祖先扁所居曰相泉盂鄉人敬漢尚書欒叔元山巔祠之為仙山麓祠之為神叔元諱巴嘗為沛國相避神之諱故謂巴山曰相山而巴山下之泉謂之相泉焉昔陽春以卦名名泉者疑取果行育德之象今其孫以山名名泉者不忘繼志述事之孝也夫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孟子稱泉之德行如此固陽春之所願果育者也允思持已溫謙應務通洽所繼所述無忝于祖吾將見其如泉源

之有常吾將見其如泉流之有漸斯泉也蒙卦所象也亞聖所稱也孫之所名即祖之所名也其源混混其流涓涓世世不竭是為李氏之相泉乎允思字汝德云

墨莊後記

莊之為字草下諧壯聲盖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貌之致飾曰莊路途之交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意焉農之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

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之以明義理而為聖賢者上也用之以資博洽而為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而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而用有三志之高早各異爾古先聖王之率其民以義種仁穫者無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甚大也後人謂經訓乃文章之菑畬抑末矣况以青紫之拾推本于明經車馬之蒙歸功于稽古何為小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為

墨莊而勗其子以學殖逮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敞中書舍人公非先生攽學貫古今名塞宇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儒宗所以用其墨莊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朱子契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于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代之所望于子孫者盖在上而不在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胄一派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弘持朱

予墨莊記來示鄞予增益其語予遲遲數月而不敢僭其請不置于是書此于朱記之左夫士之立志在我人莫能奪也疇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儒游繼今讀書斷斷乎不忘于下遡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上達于周公孔子吾于劉氏之莊何幸及覩其道畝之春畊仁穀之秋熟也邪

西園記

園池之勝非有補于治道也而君子之觀治或以驗焉

豈不然哉臨川山水清遠不以險固為恃田疇之力完厚歲之出者敏博其風俗尚文雅昔多大儒先生以為之儀則而又涵煦國家德澤之盛者數十年居是郡者宜必有名勝之士治亭榭樹花竹以極視聽之娛者焉然而予數過之未聞有園池之可名者也將昔人之風流漸泯莫或繼之將孤迴自處者以山川之奇為已足厭薄于役心事耳目耶將敏為生徇勢利而不暇為此也以江左之名郡而又當國家太平極盛之世幾復有

寡陋之嘆者何也延祐戊午余復過焉客始以崇溪饒
睿翁西園為言者于是知其締構之壯麗樹藝之瑰異
賓客之盛游覽之樂而又得園之主人能以文學世其
家嗟夫余固疑其有是而予未之聞耳夫力足以為西
園者非止一崇溪也而饒氏獨以西園名者存乎其人
也崇溪之為崇溪非一日矣而西園之勝獨見名于今
日則遭時升平故也不然其孰能有此而樂之也哉予
將求訪于西園之下上以歌詠聖朝安富之盛而下為

棠溪極其盛以賦焉則俟予重過可也

小隱源後記

撫州金谿縣東二十里朱氏族望于其鄉昔有倜儻不羈之士前乎崇寧大觀之時挾弓劒策駿馬走大梁之墟意將頡頏取世資竟不偶則歸治園池亭館植奇花異木名之曰小隱源日與賓客飲食宴樂而以仙翁自號身既死子孫不能保其族人所有垂二百年其族之賢子孫得之新園池亭館如舊仍其名不改也有客過

之言曰夫所謂隱者道不行身不用潛伏而不見也非求顯不顯之謂所謂仙者錬氣銷質不寒不飢離羣絶俗高騫遠騰逍遥乎山巖海島之中縹緲乎烟霞雲霧之表人不得以見其彷彿聞其依稀其視人間一切所有同于查滓糞壤汙穢臭腐之物棄之若遺而惡得有如朱翁所有者哉今子復能有翁之所有而不改其名也何居主者曰小隱吾家舊物也物如舊名亦如舊奚以改為且昔吾仙翁樂于此吾將于此延師儒講義理

聚宗族鄉黨子弟來學養而教之其樂又有大于昔吾于仙翁之小隱名雖因實則革矣客曰偉哉子之是舉也因先代名德之厚也不私耳目之樂于已而公理義之樂于人識之殊也雖然子之志安在或謂五代竇禹鈞嘗為是舉多所造就一家五子俱顯于宋初此為可慕若子之志如是則陋矣五代之季干戈紛紜誦息絕竇氏于斯時篤義方之教而及乎人亦為可尚當時所教者何人所學者何事一家所成不過如儀儼輩

奚足多慕邪今文軌大同自京師至郡邑詩書理義之教洋洋盈耳予興私塾以助明時大有裨益而後可何也所教所學必有異乎今之所教所學者也主者曰可得聞與客曰乾淳紹慶間大儒學徒徧東南今其書行天下人人誦說然其所教所學往往非世儒之所與知與能子之是舉將以助于時也將以光于宗也充此志也所造所就果有如洙泗之門顏曾閔冉其人乎上也果有如伊洛之門謝尹游楊其人乎次也不然昔之源

既徒為是詭激假託之名今之塾又秖為是鹵莽滅裂之實後視今猶今視昔也其何能有以光于宗而亦何能有以助于時也哉以斯源也為斯塾也教者何以教學者何以學非可以鹵莽非可以滅裂此朱氏也彼朱氏也安得起雲谷遯翁于九原而問諸主者曰客之言是也小隱翁曰子平今主者元善元善之弟受益來游為予道其顛末遂記之

景雲樓記

初毛侯總戎柄長萬夫居松滋二十餘年其弟自廣平奉二親就養官所侯之悅其親者無不備至有游處之地有寢息之室又建一樓以極登臨眺望之樂二親既以壽終禮葬畢侯驅馳王事于外弟留佐戎幕守墳墓越數年樓敝敝而大之以書問名于伯氏侯泫然曰吾尚忍名斯樓也邪斯樓也吾親疇昔之所登臨眺望者也吾嘗觀唐史狄梁公登大行顧瞻白雲孤飛而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而去古人懷親追遠之心無一

時而或替今吾親已殁而樓復新吾尚忍名斯樓也耶無已則取梁公顧瞻白雲之意而名之曰景雲志不忘吾親也時侯年踰六十而有孝子終身之慕侯于是過人遠矣臨川吳澄曰漢諸葛孔明自比管樂人莫之許惟知孔明者信其然孔明卒無忝于二子而又有光焉侯之竊效梁公亦猶是梁公唐社稷臣其忠之盛皆孝之推也侯歷官臨事悉心竭力固已得移孝為忠之槩俾當大任决大疑其不為梁公矣乎然則侯之自期豈

止名一樓而已哉侯名淵字巨源弟名消字巨濟樓之未名景雲也曰先月樓

山間明月樓記

龔舜咨居于新淦之遠郊志氣卓越嘗游京師將有命自天而登仕版矣一旦幡然而去别予于禁林曰吾欲歸玩棲碧山中之月予甚髙之贈之以詩末句有云浩歌歸去渾無事棲碧山前月上東舜咨既歸而余亦歸過客來言舜咨有樓扁曰山間明月予味其樓之名盖

高之夫萬古常峙者山也萬古常明者月也眉山蘇子指山間明月為用不竭之無盡藏是矣又謂月之盈虛如彼其卒莫消長則不無疑焉月固無消長也而豈有盈虛也哉古今人率謂月盈虧盖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于是以弦之月為半虧

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于是以晦之月為全虧倘能飛步太虚旁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于月哉登樓玩月其亦有悟于斯乎若夫春之花月夏之竹月秋之桂月冬之梅月影淡香清興致無極足以快賞心足

以供樂事如蘇子之所謂用不竭此衆人之玩月者而已客喜予言書以詒舜咨龔之主與客試共登斯樓對酒浩歌而以予之所言問諸月

蛾眉亭重修記

姑熟之水西入大江其汭有山突起曰采石横遏其衝江之勢撞激囓射浩蕩而不可禦山之骨峻削刻露巉絶而不可攀其下有磯曰牛渚晉温常侍嶠然犀燭怪之所也其上有亭曰蛾眉宋元祐張守瓌之所創也俯

眺淮甸平睨天門一水中通三山旁翼修曲如蛾眉狀亭之所以名也據險而臨深凭高而望遠水天一色景物千態四時朝暮變化不同雖巧繪莫能殫也頻江奇觀未能或之變者元祐至今餘二百年亭嗣葺盖亦屢矣延祐五年秋予舟過之又得寓目而嘅亭之將廢也明年夏留金陵姑孰郡侯命其客持書抵予曰采石鎮距郡三十里自昔號為重地多事之際英雄豪傑鷹揚虎鬭承平之世韻人勝士醉吟醒賞流風槩可想見蒙

恩守此土幸與千里之民相安境内凡有前代遺跡不可坐視其廢壞蛾眉亭三間榱之朽者易矣瓦之闕者補矣壁之圮者今以甓矣塗之以堊繚之以楯肇謀于歲初訖功于春杪一時聞者樂趨其事中朝達官大書其扁亭與名額煥然一新重修歲月不可以無述敢徼一言惟侯嘗仕江西行省綽有令譽其牧郡也廉正如江西時聲實孚于上下郡事治而心思靡所不周一亭之微可以觀政他日郡民思之觸目皆遺愛也豈特四

方來游來觀之人嗜嗜嘆美而已哉烏乎近年氣習日異仕而無媿恥者十八九也旦夕蠒絲其民苟獲盈厭則翩翩而高翔官府猶傳舍爾事之當為者有不暇為况可以不為者而肯為之乎如侯之為其識慮逺矣然侯之聲不待令而著也侯之實又豈以久而渝哉侯名鐵柱亞中大夫太平路總管翰林學士承旨司徒公之子也是歳五月丙辰記

道山記

崇仁山在縣之西北一名羅山巍然髙大為一邑之鎮縣郭之南阜横如几案與羅山正對前無障蔽極目逺眺盡見縣北峰巒之秀山下之水北流而東至南門外瀦為大池渟涵如鏡是謂南湖湖山之北為樂安縣尹李氏所有尹之子弘道新構面湖臂山地據南郭之勝山有神館以祠旣往之仙靈以俟方來之仙隱而名之曰道山道山之主人諗于客曰嘗聞海中蓬萊諸山飛仙所宅人跡不得而到漢以來圖書祕府清嚴幽邃衆

所尊慕視山如道家蓬萊山故祕府有道山之稱彼擬其似此期其真山之名同而所以名者異也客曰幸哉兹山之得斯名也乎道也者大而天地莫能載小而人之日用莫能遺未易以言語繪畫也唐韓子略言其用于原道之篇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以至于鄒孟氏周之衰也世喪道失柱下守藏史著書五千言論道其旨以清靜無為為本孟子既沒孔道失傳人但見老子所言超乎末俗因是專以老氏為道家學孔

之徒名曰儒家者流而不得與于道之名韓子作原道雖極其辯而卒莫能奪比及宋代孔道大明于下非漢唐所可等倫然老氏專道之名猶如昔也戰國之際燕齊之間目蓬萊三島曰三神山後世遂易神山之名為道山焉道云道云神仙云乎哉清靜云乎哉山之主人家世皆出仕同乎孔氏用世之道異乎老子之清靜無為也況道家之流一降而為神仙再降而為法術為符籙為科教愈降愈卑遠于老氏矣是烏可以名道也今

也治民能言游之愛治材能冉有之藝無一非孔道之用何羨乎圖書祕府之擬于蓬萊者哉語曰仁者樂山又曰義重如山有樂山之仁而人蒙其惠有如山之義而事合其宜則道山之道韓子所謂合仁與義而言者也彼老氏去仁與義而言之道又奚足云于是道山主人囅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深契我心之所同然請筆之以為道山記

靜虛精舍記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祕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闤闠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為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窒其靈府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于予予故為之陳其槩周子言靜而

程子言敬敬者心主于一而無所適也夫苟主于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應而不藏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于一一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心故愛人利物之心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姻戚朋友鄉里欲人人各得

其所温然如九州四海而為春視人之所頫成全之視人所患救護之葢同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于彼而便益于我且不為也况無便益于我而傷害于彼者其肯為哉周子所謂窻前之草與己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廓然豁然與天地同其靜虚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

周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于此實用其力再見
之日其必有以異于今

吳文正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堃

吳文正集卷四十六

元 吳澄 撰

記

梅峯祠記

撫崇仁之境環南西北百里間山之聳起而高大者五俱有仙靈神異之跡寄託其上最南一山曰華蓋由華蓋而西北一山曰夫容夫容之北支迤而西曰杯山杯山之東北曰

羅山夫蓉之東支迤而東曰巴山巴山之東北為梅峰梅峯者世傳以為因漢梅子真而得名子真昔為南昌尉而此地在漢隸南昌或子真所嘗經行棲息或後人祠之於此而以名其山蓋不可詳已子真諱福九江壽春人少明尚書春秋成帝時外戚王鳳擅權京兆尹王章以忠直忤鳳下獄死人莫敢言王氏愈熾五侯僭侈新都受封宗室劉向極諫成帝歎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永始間子真上書引吕霍上官三危社稷為鑒乞抑損外戚之勢其遠識深慮逆知王氏之必

不利於漢以遐方小吏越職言事可謂忠君愛國之至者矣其後賊莽勢成遂棄妻子變名而遯有人見之於會稽竟莫知其所終或傳以為仙云蓋賢人哲士沉困下位不忍坐視移國之禍而力不能救則潔身全命逍遥物外高風凛然猶將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省想其遺跡所在敬仰而祠祀之此好德之良心不可泯没者也人以仙祀子真宋代封靈虛妙應真人既合祠於巴山又專祠於梅峯故吏部侍郎李公劉家梅峯之陰暨

弟傅古捐貲築室買田備諸器物庚胡守真為道士奉其祠其子修從子濤又庚羅日新為道士以嗣胡期於永久不替而中更寇燬守者失次有乘間而據有之者侍郎之曾孫允思言之于官始克復舊乃庚鄒嗣昌為道士以嗣羅求余文記其顛末余謂子真忠清而仁箕子伯夷之流亞固不以祠不祠為輕重而梅峯峻拔特立氣之鍾聚而秀美者山之靈異配子真之名節亘古亘今同其永久也宜李氏子孫善繼先志能得道流之

勤謹者世守此山其事皆可書也是為記

相山四仙祠記

凡山之巍然高峙者其氣盛其氣盛則其神靈大而五嶽次而五鎮下而一郡一邑茍有挺拔聳起之山為一方之望往往靈異而禱祈者趨焉古禮惟諸侯得祭境内名山今庶人以上俱有禱祈然其所祠不主於山之神而假托於人以為靈若山之所托必曰仙其所謂仙非必御風乘雲飛騰天宇之中或其功行術法有可濟

人利物則祠之矣撫州之西南其縣曰崇仁崇仁之南六十里其山曰相山所祠之人曰梅曰欒曰鄧曰葉謂之四仙考之史傳梅尉南昌欒守豫章山在所治境内鄧葉皆唐開元天寶間道士方伎之流也山初名巴唐時號臨川山而俗稱不改其舊巴乃欒仙名也僉曰宜避而欒嘗為沛相故易名相山云山巔有祠屋其地高寒雷風之迅烈雲霧之濕潤氷雪之凝沍木石不能堪易於朽腐摧裂屋雖頻修而不久復敝住山道士黄守

正集聚材木未及營造而去泰定丙寅六月黄本初來
貳其職增益所儲之材七月巳未構新屋十有八楹從
之深曰尋衡之廣如其深而羡一尺適上清孫慶衍被
旨長是山遂底完美本初來言曰仙祠一新黄師實肇
其始孫師實成其終本初獲效微勤相其投願刻石記
歲月以為後之葺治者勸予觀宋咸淳之季郡守黄侯
震為道士羅端英作仙祠記嘆典祠之人攘取微利是
思令山之提點提舉不私其利不私其名公其心為永

久計是可書已况此山迥絶人境超出物表有地之靈宜有人之傑居山者倘虚吾之心不使有一毫埃壒塵滓之留六合内扶輿清淑唯所收拾以實吾之腹逍遥遠近堅固久視且將與四仙合靈茲山亦道家分内事也因及之以爲令之奉祠者勉

玉華峯仙祠記

吾家之南有山名華葢祠浮邱王郭三仙遠邇禱祈奔趨如市竟歲彌月無休息時撫吉兩郡之境山之秀特

者必設分祠往往以華為號清江郡東南之三十里玉華一峯聳立抜起水旱疾疫有求輒應里俗相傳亦曰王郭二仙所憩則興華盖所祠同此仙也然華盖有屋以祠而玉華之祠無屋山近郭氏敬神好善父子再世擬構仙殿而未果及孫汝賢汝敬繼承先志乃聚木石乃興工役泰定乙丑九月丙辰墾闢基址十月乙未竪架楹棟山形險絶俯睨巖壑跂翼翬飛冠冕其巔不勞人力若或陰相俾陳道人掌其洒掃吾友人皮滑鮑椁

為之請記予家華蓋山之下數世矣禱祈之盛目見耳聞而莫能究仙蹟之實竊嘗思之自古名山有功於民者受報而唯諸侯得祭境内之山今下逮士庶旣皆可祭古諸侯之所祠其人不祠其山庶猶未至於黷乎葢山氣之欝發衆心之歸向必有所寄寓故其靈託諸超離氛埃翺翔寥廓之仙始能與山之孤峭峻削者稱唐詩人謂山有仙則靈予則以為仙因山而靈也玉華之峯予雖未至而嘗至者言葛仙之岫令威之壇拱其左

雷公之壁瑞雲之巘揖其右㞾其後者聖嶺爛柯卓其前者凌雲一峯暨三十六峯也奇花幽草嘉生之祥不類凡品其尤足以駭人觀聽起人敬信者旦暮之圓光靜夜之天燈也夫其靈異之跡大率與吾鄉華蓋同而郭氏兄弟迭亦有出而從事於時者克成其父之志孝也予又重皮范之請是以記之云爾

塗山庵記

塗山庵者撫宜黄涂君允瑞墓所之廬也涂之得姓本

自滁山故生時以之為號而其墓所仍以之名庵焉宜黄之滁由豫章從彬彬文獻之盛百有餘年矣允瑞名立可以宋咸淳丁卯六月庚子生其先三世鄉貢進士曽大考驤子紹定辛卯貢大考良佐嘉熙庚子貢考登寶祐乙卯貢而開慶己未入太學滁姓固為一邑之望允瑞尤為一時之傑蓋詩書芳潤克紹於昔而才識經綸足稱於今者也其孝友恭讓也規矩繩墨從容禮法之内然英游豪彦契如膠漆莫或病其矐其俊邁倜儻

也精神意氣瀟洒塵埃之表然紈儒莊士親密如弟兄罔或議其縱東西南北往來大夫士以成文獲識為榮築亭江皋俯臨遐眺因其浦帆寺鐘影響之彷彿而扁曰小瀟湘三字其趣遠矣哉一兄一弟早逝撫其孤教育冠昏之與已子無異子墳子均子坦俱務學其二人尚幼天歷己巳七月乙亥卒十月丁酉葬邑南仙桂鄉之上池邇先塋也嘗自營構於其側題曰於斯其子復名曰塗山者蓋於斯如見其父也子每過宜黃允瑞禮子

若其父師及其卒也遠近莫不嘆憶以為不復有斯人而予亦云然其將葬也友人侯恭述之以狀其既葬也宜春夏鎮誌之而銘坦傳二兄之意求庵記乃為寫予之所以嘉於允瑞者如右而所已述已誌者不再書

豫章甘氏祠堂後記

爵之為公侯伯子男官之為卿大夫士皆有廟以奉其先古制然也自封建罷郡縣置人臣之有國者鮮矣馴至叔末雖處卿大夫之位或以官為家而終身客寄於

外豈復有國有家而有廟以慊其報本追遠之心乎秦漢而下惟宋儒知道河南程子始修禮畧謂家必有廟廟必有主而新安朱子損益司馬氏書儀撰家祭禮以家廟非有賜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古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亦然葢度其力之有不足故爾遵朱子家禮而行亦惟薦禮而已視古祭禮則為簡然古之卿大夫士祭不設主庶士之廟一適士之廟二卿大夫亦止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今也下達於庶人通享四代又有

神主斯二者與古諸侯無異其禮不為不隆既簡且便而流俗猶莫之行也豫章甘君景文獨拳拳於報本追遠推其族之統系以記其家之祠堂建昌州學正曾仁復述其意俾予一言予謂奉先之禮孝子慈孫之所當自盡者奚以人之言為哉雖然禮久廢之餘而君之好禮甚非其質之得於天者厚而然與非其識之超於人者遠而然與君豫章奉新人先世自丹陽徙其族蕃而久以儒吏出仕持身謹恪懼辱先也初從事憲府繼為

郡牧之屬云

雪崖書堂記

臨江貢士黄先生鉞宋淳祐壬子寳祐乙卯戊午咸淳丁卯四貢於鄉議論慷慨才猷卓犖無曲士齷齪之態令袁州路儒學正良孫其子也曩從予游家有閣扁曰同予擬予經過則館於其中歲久敝壞學正在袁時冢子振祖新之又於閣後創書堂將以祠其祖其父歸而嘉其意今年五月訪予山間請為之記越數月振祖復來

温請予嘆曰孝子慈孫之厚於其親也如此哉貢士君四舉無成子若孫堂而祠之者欲其名之永存也然名之存不存不繫祠堂之有與無記文之傳與否也蓋闡顯其親者在於立其身而已身能自立則身之名揚而親之名與之俱顯所以立身者學也而非如今世之士所謂學今世之學不過應舉覔官幸而得焉志願畢矣必欲永存其名殆未可也立身揚名之學竊嘗聞之先儒而未之能振祖資質粹美可進於是倘欲聞之乎

他日當為言之雪厓者貢士君所自號也

臨川饒氏先祠記

饒氏先祠者臨川唐坑之饒拖田於武林寺將以久存其展墓之禮也古之大夫士家有廟而墓無祭近代非有賜不得立廟先儒定家祭禮遂易家廟之名為祠堂而墓祭之禮亦從俗然既祭於墓而又立祠於僧舍不知於禮為何如禮末之聞而孝子慈孫之心不能不然者其意可悲也何也古者居不離其鄉各姓皆族葬墓

之地域有墓大夫之官時廵其塋限而無相侵且設官寺於中以守其墓護宅兆禁樵牧不專諉其家之子孫也時世非古人家守墳墓之子孫或游宦或遷徙不能不去其鄉矣縱使不去而家業或不如前則歲時展墓之禮豈無廢墜之時哉深思遠慮者謂人家之盛終不敵僧寺之久於是託之僧寺以冀其永存其意不亦可悲矣乎予昔在金陵同一達官遊鍾山寺見荆國王丞相父子三世畫像香燈之供甚侈達官憮然興嘆焉蓋

以二百餘年之久荆國子孫衰微散處而僧寺之祠獨不泯絶此孝子慈孫愛親之意所以不能不然者與臨川唐坑之饒為著姓也舊矣居士君元衍諱從木從區卒葬里之葉方叔賜諱鑒者其子也中神童科又中嘉熙庚子鄉貢第一晚以特恩授廸功郎主石城縣學卒葬里之武林武林寺距墓不遠施田入寺以祠居士君石城君二世其孫文甫諱成功祔葬居士君之兆其曾孫睿翁諱璿祔葬石城君之兆其玄孫熙又增施田并

祠高曽祖考四世饒自石城君以來種學績文篤行好義至於熙益進益修有隆無替表表在鄉閭閭可謂世濟其美之家已初施田者熙之大母黄氏增施田者熙與也寺僧曰慧顔曰妙碧熙請作先祠記殆又欲託之文以永其祠予嘉其愛親之篤也深思而遠慮故不以古禮所未嘗有而沒其美云

靈傑祠堂記

有蜀西草木之秀是以産蘓氏父子之才名有江東山

水之奇是以毓孫氏兄弟之雄畧其見於經則甫申之生者崧高之嶽也人傑之係乎地靈尚矣爰自後世葬術行而人家之盛必歸功於葬地之美其說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其事其應牽合繁碎甚於漢儒洪範傳之所云致遠君子或厭其說之泥而莫之信然譬之於木本根得所託者枝葉茂雖程子蓋亦云然則其說未可少也夫古人富貴福澤往往推其苗裔所出故世有本系族有譜牒其興必有所由後世或徒步而取卿相白

屋而擬封君無可推原不歸功於本根所託之地則無
其説矣撫金谿之世族視他邑為盛與宋祚相為始終
奚啻數十至於國朝而邑有王氏代興焉望於鄉黨禮
於官府貲甲一邑而名齊二三百年之舊家非地之靈
而能若是哉葬於近城者君傑也其子讓亨讓道構堂
墓側為歲時展墓奉祠之所扁曰靈傑而謁記於予予
謂地之靈已往而已然人之傑方來而未艾蓋人之特
立如木之特起者曰傑王氏子孫駸駸向文學充其所

到如蘇如孫如甫如申分內事爾衍於後所以增光於前修於人以增重於地茲傑之方來而未艾者乎余將有俟

吳文正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四十七

元　吳澄　撰

記

御香賫江陵路玄妙觀記

皇慶二年總攝道教所掌書記唐洞雲欽奉帝制授誠明中正玄靜法師江陵路玄妙觀住持提點兼紫府真應宮住持後又兼領本路諸宮觀事教所嘉其能留之

弗遣遥領其職而已延祐六年冬被旨齋香詣武當山及江陵玄妙觀祝禧將行會國恤不果至治元年冬被旨如前又被中旨兼詣紫府真應宫武昌武當宫廬山太平宫二年春馳驛至武當山次至玄妙觀建大齋醮以殫報上之誠宿德馮提點主齋醮事提舉胡道隆副觀胡道安都監任惟杞曁遠邇徒衆莫不肅恭就列宣廣二司軍民諸官咸集對揚于齋壇俛伏稽首如侍清光之側同與齋宴以侈恩榮一時歡聲和氣充塞上下

續往真應武當太平三宮一一葳事畢乃復于教所江陵道流僉言宋大中祥符肇創天慶觀視諸宮觀特為崇重我世祖皇帝至元間改錫玄妙名額其崇重如昔而江陵玄妙之承天寵也未有若斯今之盛粤惟吳大宗師際遇熙朝嗣闡玄教將旨使臣不辱使命用顯皇猷宜有所紀述以昭示永久予適召至京師來請譔文竊謂道教之源遠矣專掌禱祠盖自近代而然我朝列聖降香祝禧益加虔敬禱祠之臣奔走供給惟恐弗逮

拳拳報上實與天保之詩同意予于其君臣之義有取焉故聊叙梗槩而俾刻于石

南山仁壽觀記

開府張公際遇世祖皇帝待詔闕庭晨夕密勿歷事五朝寵眷如一秩號崇進而彌不自高錫類稠數而彌不自泰天子視之如腹心宰臣視之如賓友近依日月而退然類山林之隱逸接微賤不異顯貴在朝垂五十載上下之交人人心服其德厚以冲虛不盈為裏以慈儉

不先為表妙契玄元之敎生質固然非學而後知利而後行者也至大辛酉年七十四脩然懸解嗣敎子孫奉委蛻還故山今聖上敕有司禮葬泰定丙寅嗣敎宗師特進上卿吳全節將旨祠信州建康臨江三名山既竣事乃以十有二月甲申葳公冠劒于貴谿縣南山之月嶠陰雨連旬是旦忽霽風和日暖明麗如春信饒二郡及所屬諸縣軍民官奉勅護督唯謹官僚士庶僧道會葬不翅萬人生榮死哀可謂甚盛也已其地北距龍虎

山十有五里兩山旁峙一水中通僅一徑可入行至其中劃然開豁平疇廣衍四山環拱如列屏幃月嶠西北創仁靖觀殿名混成堂名玄範開府公之祠以輔成二字扁其南軒曰悠然總為屋若干楹庫廩庖湢器物具備命其徒世守供香燈省塋兆有土田給其食山之東又營別館繚以外門榜曰南山道域落成于是年治葬之先董其役者李奕芳也凡特進之所以報事其師悉如孝子之于父開府公欲有所為而未及為者一一繼

承靡或廢墮予嘗論人心之天唯親所親者能尊所尊特進昔也于父致其孝今也于師致其隆親親尊尊同一心也或乃以為道家者流游方外出人間人綱人紀有不屑屑為是說者豈知道者哉特進雖以玄元之道立教而其親親也本乎恩以盡其義其尊尊也本乎義以盡其恩盖與周公孔子之道符予所深嘉也是以因其徒之索觀記而特為之書

金華玉山觀記

樂安鄉之櫟步澄先塋在焉塋面金華山之陰山之陽
有道觀名玉山舊觀在東華山之下久廢宋建炎間閭
山道士謝居義刱道院于金華山麓之金石原謝之徒
冲隱大師杜行正工詩善奕清江謝尚書諤攝樂安尉
時甚禮貌之廣拓道院遷于山麓之左或謂道院不屬
官終不可久乃為請玉山廢額而杜之徒詹李立言于
官以為東華山山下舊基形勢迫隘地僻人稀難以建
觀遂以舊額施之于金華山麓之道院今觀是也詹之

徒李拱辰自出力首營殿宇而好施者為造門廡自此道院陞為觀嘉泰甲子構經藏嘉定己卯鄉士鄔克誠為之記後四十年景定庚申李之徒丁寅賓始刻記文于石觀舊無恒產丁三傳至謝若玉于國朝至元丙子以後買田數百畝以食徒衆竪樓一所以禮天神觀浸興盛至治辛酉游泳祥裝塑諸像益美觀瞻觀之道士保真明素冲靜法師鄒嗣昌分處崇仁梅仙峰受天師命提舉華葢山崇仙觀數過予請玉山觀記予未暇作

泰定丁夘予省先塋至玉山與鄒之祖師陳文亨鄒之徒孫康仁壽接察其地覩其人而覘其觀之興盛末艾也金華山一峰崔嵬特起氣脈至觀而盡水繞其前山環其外汎覩諸處道流有悠悠廢務者有汲汲營私者有悻悻好事者有蕩蕩踰閑者是數者倘有其一不免于敗道而招愆而玉山一無有也予是以知其興盛之未艾也杜師之字曰正甫詹曰孳齋李曰筠窗丁曰蒼檜謝曰石屋游曰滄州陳曰山居鄒曰梅窓康曰虛碧

嗣康者姜輿涓再傳則鄒性善也而清溪南華二觀亦皆玉山道士分處故稱玉山為祖山云

瑞泉山清溪觀記

撫州西南二百里外其山之高者華蓋上有浮邱三仙祠華葢而西北曰芙蓉芙蓉之東一支為巴山西一支自上阜嶺而為杯山杯山之下溪水分而二不一里復合而一二溪之間有道觀以清溪名無碑記可考莫知其興創之由俗傳以為華葢三仙祠之分也且謂嘗有

異人甘其水味號之曰瑞泉後人立觀因曰瑞泉山清溪觀小鐘一宋咸平辛丑歲道士徐玄德所鑄大鐘一宋宣和壬寅歲道士蕭延宰及其徒鄧處謙陳處正所鑄傳系中絶宋南渡後臨江閤山道士詹季立來主玉山觀而其徒一人李拱辰者留居玉山一人鄒指南者往居清溪鄒之徒黃黃之徒陳陳後七傳至今觀復保真大師李泳沂李之徒康紹莊于延祐丙辰創一殿甚偉不百日而歸德流民止宿于觀遺火焚燬左右前後

新舊屋廬靡孑遺者越三年戊午李師自出己貲建法堂次年己未康師再建寢堂等屋俱丙向道寮厨庫咸備泰定丙寅康之徒黄文静勸率好事有力之家建金闕寥陽寶殿及三門俱庚向裝塑神像圬墁甓甃具完具美康師黄師奉李師之命來請記予向聞清溪羅人火之厄共為惋惻迨今不十年間營繕克底周悉非其心之公力之堅才之優何以能若是嗚呼卷懐世間有用之才寄跡方外無為之教而有未見者安能使人不

慨然思其人哉幸而獲見其人又安得不深喜樂道而奬與其能乎是以為之記而不辭

樂安縣招仙觀記

撫之支邑樂安最後創縣雖小北郭有僧寺曰欝林南郭有道觀曰招仙其地幽雅可隱處招仙舊基在今縣境之東五里外及其創縣乃遷今所是名鉛田招仙觀紹興以來道士杜諲李曾詹陳董許相繼主祈禳事許當宋之季新其棟宇于時市叟有歸生業于觀而託以

終身者未幾國朝得南土遐僻之陬兵寇蹦躒觀亦凋敝許雖受靈遠大師掌其教而未遑營造也太和誠一仁靜法師曾德貴始竭已所儲合人所施構殿堂兩廡太虛冲妙高遠法師黃有大協志同力不怠不啚肇建藏室善士各致助而軍官夏鎮撫夫婦崇信尤篤者畀田以豐其食捐貲以益其居度人以永其傳而觀之興盛倍于昔矣曾法師妣澄祖姑也為內外兄弟偕徒孫謝師程過余請作觀記樂安縣內舊碩之觀有南真焉

縣外新頒之觀有石泉焉招仙實為之總而其徒分處之三觀道衆十八九人一派之流演也觀占勝地而子子孫孫皆能觀之興盛而未艾也宜哉

崇仁縣仙遊昭清觀記

仙而曰遊何也以仙之能飛行乎六合之間也遊者非行之謂陰質銷盡陽精渾成倏往忽來無所滯礙咫尺八極瞬息萬里漆園真人所云逍遥遊楚國騷人所云遠遊郭景純之稱為遊仙佛氏書之目為十行仙概以

仙之飛行者為遊也夫仙遊之翱翔空虛也或值天際孤峰海中絶島而栖止故凡世間山之崇峻而特起人之隔遠而稀到者往往以擬仙遊栖止之地而建祠宮崇仁縣百里之内山之高出羣山者四曰羅曰巴曰芙蓉曰華蓋皆于山巔祠仙靈而華蓋之祠人之信嚮虔奉尤衆山形之近似者輒為行祠縣東五里有山雖不崇峻然南望華蓋諸山峷嵂竒聳上接寥廓眼界所極眧眧太清無纖塵微滓予每一至其處泠泠然超超然有

御風乘雲意則此山雖在人境實同仙居名仙遊宜哉前代有昭清道觀占地五畝環觀之山畝二十有竒贍觀之田畝三十有五觀無碑刻可考不知創始之由傳聞觀基山田俱邑人吴氏所施開山道士汴梁周覺之也中間重修建炎丁未秋貢士吴沔為記而碑斷缺不可讀國朝有此土以來居之人既死居之室亦壞至元中玉清觀道士姚時升起廢畀其徒居之買田二十五畝益其食大德乙巳北里謝録出力葺仙殿逮泰定乙

丑居者非其人觀復敝東里陳祥協從姚時升之謀與祥符觀道士黄守正公舉道士余希聖掌觀事陳施財新三門黄施財新道寮余又自新庖厨等屋施粟施田施山者累累有别載碑陰于是觀再興盛希聖宜黄縣南華山招福觀道士也遍歷羅浮天台武當東嶽等處亦嘗一造京師澹淨持身通變諧俗兹山可藉以永久而仙遊之勝迹庶其如仙道之無隳毁時也陳祥陳毅及上方觀道士彭南起求予文記始末予因言仙遊之

遊以俟夫有志仙道者印證焉

撫州玄都觀藏室記

玄都觀者前道教都提點張師次房之所肇剏觀之藏室則其徒孫黄仁玄之所新作也師本臨川梅仙觀道士至元間從天師北覲留侍闕庭數載宣授崇道護法弘妙法師江西道教都提點住持浮雲山聖壽萬年宫撫州梅仙玄都觀以歸凡得近日月沾雨露而復還山間林下者寵渥焜煌位望殊特人人夸之以為榮師乃

不然曰皇澤誠優非吾徒所宜蒙非吾教所宜有也二教設官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蒞政施刑師曰吾教清靜無為奚至是哉彼有司所治地大民衆非政不整非刑不齊今吾所治皆吾同類何事當訊何罪當懲而以勢分臨之而以囚撻待之乎其時主教天師簡易不擾所在宫觀晏然寧處師之言已若是既而習漸變道流不勝困苦夫然後知師之遠識先見仁心厚德不可及也道官出入騶從甚都前訶後殿行人辟易視郡刺史郡

太守無辨唯師不改其素間不騎乘或以勿太自早為諷師曰吾豈乏馬然故舊滿眼不下馬則人議其傲數下馬則已受其勞孰若緩步徐趨遇所識則肅揖而過于身甚便于心甚安也玄都觀初在郡城南隅後徙今所按唐時舊觀其中止有玄元一像逮宋中葉裝塑天神增益名號矯誣褻慢莫之或正玄都觀獨循唐舊制即此一事師之定是非審取舍高出千萬人之上師既厭世其徒周秉和將營藏殿于玄元正殿之左盖以玄

元嘗為周藏室史故也市材未畢而周亦逝仁巳克承其志至治辛酉始構次年壬戌底成崇深宏偉聳動觀瞻中藏聖賢經傳歷代史記與夫諸子百家之書靡不存貯仁巳請記予謂佛寺有藏藏諸品經佛經蔓衍繁複而貴其多非藏莫可藏也老氏以約為記以不博為知而貴其少道德二篇五千文爾雖南華之汪洋亦不過六萬餘言非若佛説之蔓衍繁複而何以藏為故道觀之有藏追傚玄元所守藏書之室而非擬釋教之經

藏也雖然玄元務約不務博也及至荅孔子之問禮纎悉細微詳盡曲當則其上智之知兼該普徧豈寡陋以為約者哉張師道行純美黙契玄元慈儉讓下之實其徒世世相傳不忝祖教亦匪紛紛道流所可例觀是以備述張師之善而為玄都藏室之記云張師字紹隱號松谷道人一初者仁巳之字也造吾門時與徒孫毛允執俱

仙原觀記

仙原觀者乃宜黄縣仙原鄒氏之所創建也鄒儒俗世居縣市之西隅宋治平丁未進士諱極官至度支郎中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歿葬縣南之小麓墓近有赤松僧寺掌其汛掃至今二百餘年得所託度支公生湖北轉運永年轉運又數世而生石城縣丞子宜縣丞兩與鄉貢晚以五舉推恩就禄伯子次傳叔子次陳咸淳癸酉聯貢于鄉甲戌次陳登進士科未授官而宋祚訖從家刺桑貢士君次傳三子其一友直仕國朝任韶州路儒

學教授從事廣東憲府其二衆武岡路儒學教授俱先
貢士君而卒無子其季明善承父命嗣伯兄衆子其甥
明善娶同縣樂氏相夫畢伯兄伯嫂若父若母之喪無
闕禮頗務生殖夫年四十得疾革顧謂妻曰以弟後兄
于禮不安且吾亦未有子乃求族兄之子壽珍繼伯兄
之後而已歸奉貢士君之祀鞠叔父次陳之孫貫蔞為
己子遂以疾終樂氏遵夫遺言一無所違夫卒之明年
泰定丁卯二月葬待賢鄉之蕭家原營雙穴以俟同藏

請于道教所得仙原觀頒建道觀直墓宅之右前有殿後有堂像設鐘鼓如儀左廡右廡外門内庖悉具堂之後祠屋一間以祀其舅姑與夫施水田計畝七十有五并畀陸地山林以資守觀者之食用子孫女壻譚觀來乞文將俾貽諸永久嗚呼予與縣丞君貢士君父子兄弟交游見其一門之内敦睦慈良宜無人非鬼責而世珍無傳可為惻愴度支公之墓幸託于佛寺貢士君父子之祠仍託于道觀匪禮之經而中事之權其可也樂

氏名德順孝敬舅姑貞順于夫年未四十而嫠存其夫家之祀于既絶思深慮遠不以盛隆衰替二其心從一而終有古今女節婦之風書之可厲薄俗云

上方觀記

上方觀在崇仁縣之青雲鄉崇仁撫之壯縣也縣之西北聳然特起而高大者曰羅山羅山之陽宋初時侍郎樂公父子兄弟接踵擢科故名其鄉曰青雲其後羅文恭公與丞相趙忠定公同時秉政安宋社稷山之靈異

鍾為偉人其蜿蜒磅礴鬱積不盡者往往為仙佛之徒

近年以來道觀之最盛者上方也俗傳晉代嘗有飛仙

往來其地因以立觀三徙而宅旗峰之側今觀是已中

間道流傳系泯絶道士陳逢吉派出東京壽聖觀苦行

清文受知邑令范清敏公嘉定季年來主觀事觀之重

興自此始數傳之後至吴惟一樸素直諒為衆所嚮田

園歲入增三之二駸駸日趍于盛繼而陳次搏陳復宗

志宏才優同心協濟用克樹立世緒彌昌廣其所居益

其所食不啻數倍于昔煒然以光鏘然以隆聲實與亘室富户等縣大夫以下莫不敬禮焉復宗嘗奉其師次搏命來索觀記而予未暇作也會有集賢之命以予行之有期督之逾亟予謂家國之興替係乎其子孫臣下之能不能雖游乎方之外者與人家國一也上方之盛基于吳而成于二陳非其才之與志合而能若是乎視彼寄身清淨教中而營營自豐靳靳自私不以一毫公于其徒利于其後者其用心之廣狹為何如哉予既有

嘉于昔吳與今陳而人之尊之也各以號稱吳曰竹隱次搏曰林居復宗曰袓山袓山長于文恭公之族其初以羅氏若其構架之廣凡若干楹壤土之益凡若干頃不能悉記也年月日記

吳文正集卷四十七

吳文正集卷四十八

元 吳澄 撰

記

紫霄觀記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豐之西南八十里岩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搜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遁身絕俗之人

保神煉氣棲息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逕石岩削立中鑿石磴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透迤而升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二居岩下其前守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為屋以禮玄武神右為屋以處道流其前為法堂又前為藏室藏室與觀門相直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蛻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小岩中有仙床又上一岩形如甕盎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冠

石赤松岩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丹井入中岩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岩而上至山頂爲上岩有浮丘祠祠下有小岩曰妙仙洞踞高望遠軍峰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横陳軍峰之下水流小澗遶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内凡九曲出雙蓮橋合于大溪觀之後方峰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爐峰前後左右小岩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興之

治平初改今名額淳熙間道士吴源清知書能詩錫號善逺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忝主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歳月于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十有一月開藏運動施者王子茂陳哲諶檝暨逺近諸善士王應祥承父之志竟所未竟惟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矣蘄一言以傳久逺可乎予聞其言泠然有御風之想欲飛至其所

一覧幽竒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朴素而不俚逍遥而不危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以宅此幽竒也予既以未獲至為欠則筆其所誦授之以達予意於山靈尚期他日往遊而賦詠焉

西陽宫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絶續之際實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周秦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

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之下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宫之記也西陽宫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盖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

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
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歴事多在江北及留中
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歸附崇公之兆葬後還
潁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
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
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宫焉宫在永豐沙溪鎮
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
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巳丑西陽觀鐘崇

公諱覿聲異而字同乃請于朝改覿為宫宫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竪于一亭中間祠堂敝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其堂後復敝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勲修築瀧岡阡之門與墻紹熙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宫之道

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安埜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歳入米以斗計三百而羸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常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

無所於歸末年就京就頹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仙岩元禧觀記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厓石嵌嵁下瞰溪津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為仙岩地勢險絶人跡不到陽顯陰幽若或宅于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宫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儕於親臣資用儗於封君前代所未嘗有盖其地氣之積鬱發達而然開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祖皇帝依日月光歷事

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山者若而人分設宫觀布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至若仙岩之卓詭殊特自應乘其旺氣而開府之徒孫張師嗣房始建觀于岩之隂面玉屏鉢盂天馬諸山名元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之無吝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倘不聞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搆俾其徒安内養忘外想斵守清虚謙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墜也嘗從開府

入覲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玄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岳麓宫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玄隆道法師主仙岩元禧觀何之諸孫薛玄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曽吾省詣予求文載諸石義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月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鐘樓鼓樓翼于左右堂名玄範東西二廂曰楚樵曰愛梅東西二館曰清真曰寳玄外設聽事之所其二廡曰興仁曰集義中門扁曰漁樵真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

一澗橫跨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關機洞有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葱蒨買田若干畝以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張師化去何師克紹先志凡營搆未備者一一修完觀之陽諸岩嶄峭或唅呀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貫風帆上下探僻搜怪者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留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之記並刻以誌後觀予夙聞仙岩之

名而足不一履未由模寫其態狀之彷彿因嘅龍虎上清關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人才之傑有以當地氣之靈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天地與人三者合一龍虎上清之極盛于今也豈偶然哉仙岩之元禧則傑才之衍靈氣之波昌運之緒也

清溪道院記

布夷處士名允字從道氏老子之氏年未六十鬚髯皓

然貌老子之貌不求身顯不與時競隨俗浮沉隱遯於市行老子之行也察其心若混兮其無物觀其跡若冲兮其不盈又將道老子之道者焉其先河壯曲陽人也少負豪氣常登恒山瞻海曰意欲挾百嶽而跨東溟騰九霄而臨六合也其後涉大江而南遊望龍蟠之阜瞰虎踞之城喟然嘆曰此偏方也形勢乃有類京洛者乎遂留居而不去尤愛清溪之浮涵瑩徹買地數畝搆室數楹前俯清溪而中以祠老子扁曰清溪道院泰定乙

丑冬予過金陵謁予文記之予謂今之處士殆非昔之處士也不然何以有是祠𤣥之又𤣥必有悠然黙契者矣方將和其光方將襲其名方將如良賈之深藏不示人以可見天下不出户而徧天道不窺牖而知乾坤一𣲖也人間外世奚啻塵垢粃糠曽是足以滓吾哉且處士也老子也二歟一歟其氏同也其貌似也其行可幾及也何獨於道而猶難之老子固言其道之易知易行而嘆人之莫知莫行也小則私一己而徐真大則公一

世而還浮存乎其人而已如志之果在於斯道乎予有道德經註二卷可以實藏室之藏而亦焉用予之文為

大瀛海道院記

外察乎天内包乎地三旁無垠而下無底者大瀛海也非沖融混冥智周寥廓能納六合於方寸未易與語此而有客授予以大瀛海之圖為之矍然以驚謂客曰此惡可圖也而孰為為之哉展而視之則荒厓斥澤之間浮沙淺水之上一勺之沮洳一撮之埆瘠夫豈沖和清

淵明秀之所鍾乃或堂而構焉以為栖霞餐露之館而
冐之以是名也又為之喟然以吁授圖者曰達人奚索
之之深也鄞之東南北里達于海舟行八十里曰象山
有縣縣之東二十里曰爵溪潮汐齧衝賈舶絡繹東望
日本南走天台世傳神仙安期生之往來也故其名至
于今好仙道其鄉曰游仙至元癸未鄉之人王翁棄妻
子改名一真結屋其隈延接方外之交前代善書之人
嘗有大瀛海三字購而得之因以為扁大德丁未天台

崇道觀道士呂虛夷為縣令禱雨有應王翁一見而莫逆也遂與共處王逝而呂嗣主教者命之世守方將資衆力大其居又欲資一言久其名也為是手圖以來蟻之於垤也蝸之於殼也涔蹄之於廣居大囿也亦各適其適也而達人奚索之之深耶予於是進道士與語曰子生長海瀕請為子竟瀛海之說禹貢敘事至訖于四海而止訖者地之盡處也海之環旋東西南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

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盖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
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方三千里耳而東連海
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於中國之地二十而羨其
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盖不知其幾也奚
獨蓬莱方丈瀛洲也哉載籍之所不記人跡之所不及
而惟長年度世之流形質銷鑠神氣澂凝逍遥飛步乎
太空之中者得而至焉人也雖非彝教庸行而胚閒氣
秉絕識超越凡庶萬萬也企而慕之者人人而然能幾

彷彿者誰與名不混世實不離世穟穟營營卒與蠕耎肖翹之類俱為塵泥其亦可哀也夫今子出乎四民之外不與遊方之内者為徒詎可但以大其居久其名之為務哉必有事焉可也他日朝燕暮越瞬息八極泠然御風過三神山之頂臨覿舊鄉而一笑下覜人間自稱為道人非子也耶道士斂容曰謹聞命敬聞命於是乎書以遺之

仙城本心樓記

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儷自宜為神君仙子之所
棲止其後岡名象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
至今使人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
家寄迹老氏法好尚迥與衆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
築宮以祠老子若仙岩若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
環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
面之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
如瞻文安在前也致和來京師語其事且請記予嘆曰

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為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

可與言而言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心為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

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况可以名求之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之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

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竒秀又豈但以老子之宫而名天下

紫極清隱山房記

夫心不溷濁之謂清迹不章顯之謂隱古之清靜無為隱約無名者予於周室守藏史老聃氏見之粤稽聃書淵兮湛兮清之極也小而隱於柱下大而隱於西徼隱

者孰能及之哉漢初尊其教目為道家言張留侯曹相國拾其緒餘猶足以佐漢以之治一身寧不綽綽乎後之道流寄身老氏法中豫章諸宫攬紫極獨擅江山之勝其道流之派分而七一派自玉隆管轄孫師元明始孫傳章傳孫傳魏而至余師永和嘗名其堂曰清隱余傳胡傳汪傳劉而至余師天熙其於清隱之余在家為同宗之從子出家為繼祖之玄孫號稱玄谷道人宅通都闤闠之地静坐塊處不願與事接不願與物競將虚其

心以期於清晦其迹以期於隱其徒傳以誠善應世緣遠近士大夫無不與之親厚優優於應者其師之所以得安安於定也至治辛酉余命傳創樓而扁曰太古意甚深遠至順辛未傳又命其徒蕭自類於堂之前築丹室奉其師繚以中門而榜曰清隱山房予觀前余師首標清隱之名而後余師遂蹈清隱之實傳又善事其師俾無或撓其心滯其迹者虛之又虛進進而無為晦之又晦駸駸而無名玄谷師之能全其高也可待矣予每客

豫章必造紫極獲識孫師安定泰定乙丑還自禁林泊舟宮門之外而留信宿與余傅二師聚談嘉其師弟子之不相沿而互相成也後八年至順壬申傅師過予叙其清隱山房顛末於是悄然嘆曰予讀易窺聖人洗心齋戒者其清也遯世潛藏者其隱也然聖人之心常清而迹之隱顯隨時不必於隱也老氏與夫子同生周季專守無為無名之道固亦吾夫子之所尊至今能立其教與夫子並允謂博大真人哉囿於其教味於其道者

殆鮮道流之宫而睹清隠之名已可驚喜況又有睎清隠之實如玄谷者焉惡乎而不敬異之也昔嘗為詩太古樓矣故今復為記清隠山房云傳者梅岩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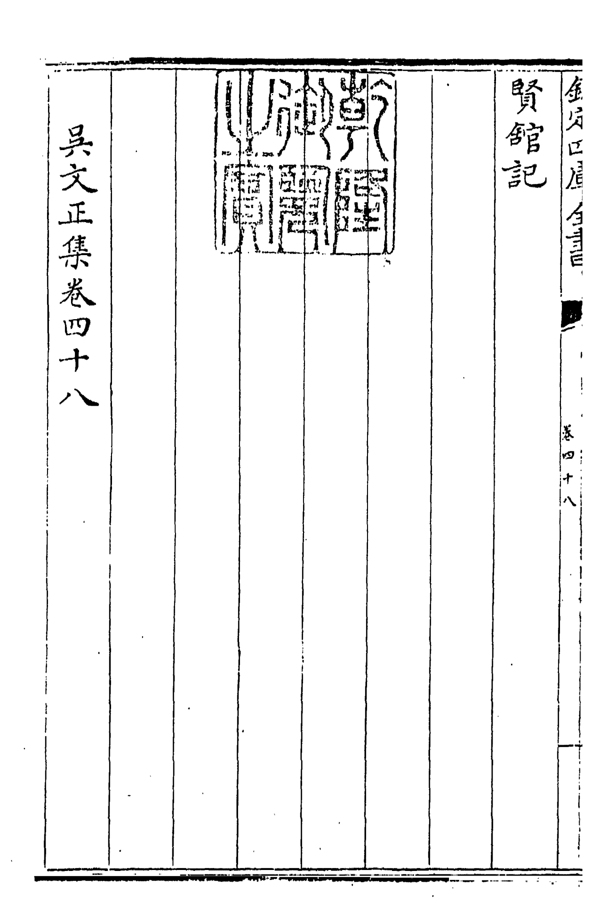
崇賢館記

龍虎山之北十里許有白雲嶺嶺峻而徑巇凡之龍虎者必由斯徑也貴賤老少緩步以涉無不氣促而力憊上清外史薛玄卿静中觀動而閔其勞也乃於嶺之東構二亭嶺之西構一館俾得憇息焉又買田若干畝収

其歲入供湯茗之資以待過客而沃其喉吻之焦其心亦仁矣哉或曰玄卿學老氏老氏貴玄玄之道而賤煦煦之仁今之為是煦煦也得無以其所賤待人乎或曰勞瘁于斯者少賤有所不獲免老者可以休貴者可以逸而胡為乎來哉其必有所牽也終身役役薾然以疲可大哀已而彼不自哀也是豈可以言而諭使之駐足斯館游目斯亭覽羣峯之奇勝納六合之廣大當勞瘁之餘而悠然遐想恍然頓悟將外境俱忘内慮氷銷知

閑閑靜退之高而攘攘飛奔之癡也是蓋善以玄玄之道覺斯人者而豈徒以煦煦以為仁乎哉或又曰玄卿之於老氏寄迹焉爾其心則儒也儒之心寒者思膚之暍者思凊之雖見一牛之喘聞孤獸之號猶且惻然動不忍之心而況於人乎救餓必發廩利涉必成梁固也廩未發而粥以食餓梁未成而輿以濟人亦時措之宜而賢乎已詎可謂之小惠而不為也耶是三者之說各不同予歷舉以問玄卿玄卿笑而不言於是筆之為崇

賢館記



吳文正集卷四十八